

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

陈 群 刘朝辉

(华北科技学院 北京 101601)

内容提要:广州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昧(胡)墓出土了 240 余件玉器,其中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工艺精湛,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研究发现,该墓中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属于墓主的是葬玉,用玉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属于殉人的是装饰玉,注重身份高下而忽略了升仙功能。推测其目的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而非传统的殓尸。

关键词:南越王墓 玉器 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一 墓内玉器分布状况

南越王墓玉器不仅数量远远超出其它同期墓葬,分布情况也有异于其它墓葬^[1]。其中出土的240余件玉器分出六室,可以说是遍布各个葬室。而同期未被盗掘的其它墓葬,则明显地集中在墓葬的某个区域,如满城1号墓集中在后室墓主棺椁附近,极少数散见于中室,满城2号墓同样是集中在后室墓主棺椁附近,仅两件玉璧出土于中室^[2]。玉器分布情况传达的信息非常丰富,如南越王墓之所以玉器遍布,除了与墓葬形制相关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和殉人密切相关。稍加注意便可发现,这些玉器对于墓葬来说有着两层所属关系:一层是属于各个死者,另一层又统一属于墓葬。从属性上有殉人私物和墓葬“公”物两种,其他墓葬由于不具备殉人葬俗而不存在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比对器物造型时,不但要注意玉器所有者等级身份的差异,还要注意墓主玉器和殉人玉器的关系。在南越王墓玉器研究的文章中,黄展岳的《论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3]特别描述了玉器出土位置与组合关系,这对于具体理解玉器在墓葬中的含义非常有意义。同时,对于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殊背景展开定位的探讨,无疑是较为贴切的解读方式。本着这样的初衷,本章将尝试对南越王墓进行玉器出土位置与组合关系的分析。

首先是对玉器总平面分布情况的了解,如图一所示,图中的圆点表示玉器。

其次是参看殉人分布情况,如图二所示。图中方框为殉人所在位置。有边框的方形为有棺木,无方框的为无棺木。

图三、图四相结合,不难发现玉器分布之处往往都有殉人存在,两者之间有着——对应的所属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着玉器的造型、种类以及数量。

二 墓内玉器与死者的所属关系

1. 直接属于南越王赵昧(胡)的玉器

这类玉器有两部分,一部分出土于主室,明确属于赵昧(胡),另一部分出土于西耳室,理论上属于赵昧(胡)。

第一部分:主室出土的玉器。有玉衣1套,玉握觚2件,丧葬玉璧47件,玉璜3件(衣上10件,衣下5件,衣两侧分上中下3璧与3璜左右相对,衣内14件,衣下鞋部有璧1件,头箱有璧7件,足箱有璧2件,椁盖顶四角分置4件),玉鞬5件,玉印7枚(包括绿松石印),实用器皿4件(不包括滑石器),32个配件的组玉佩1套(其中玉质地的有16件),玉佩4件,带钩4件,玉剑饰15件(出土时配置在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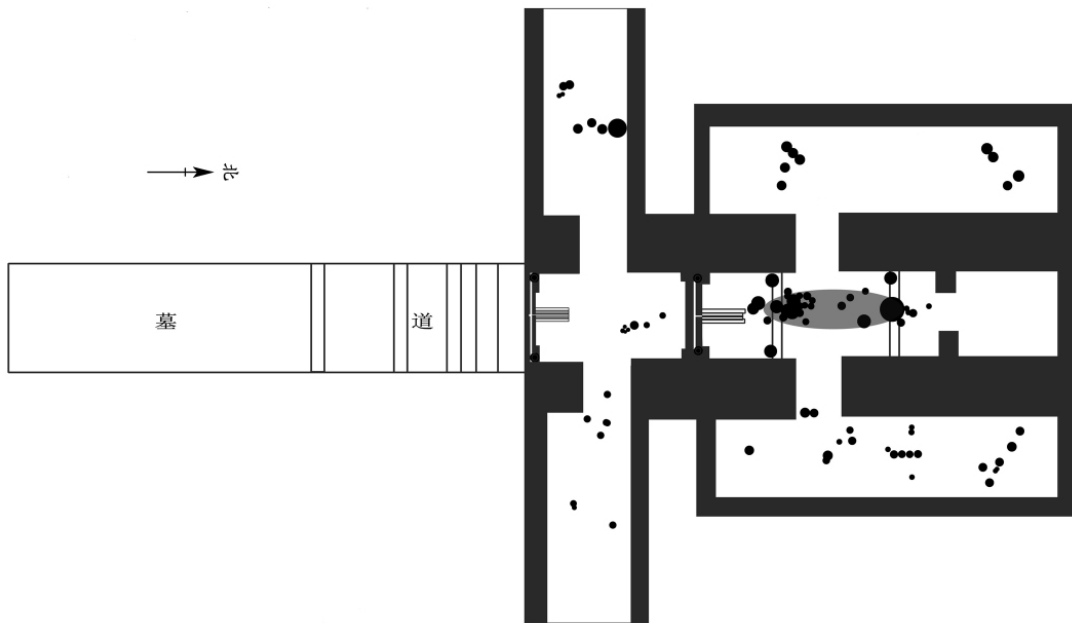
从这些玉器的空间位置层次来看,分属于三层:

第一层是衣内层,也是最内层(图三)。这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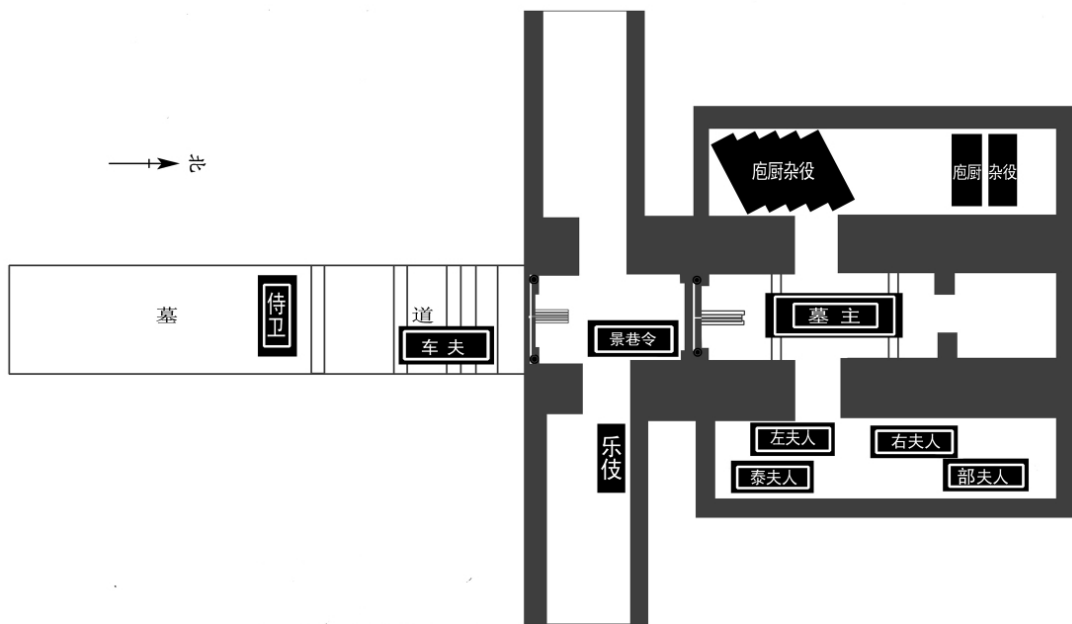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09-10-09

作者简介 陈 群(1975~),女,华北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刘朝辉(1975~),男,华北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艺术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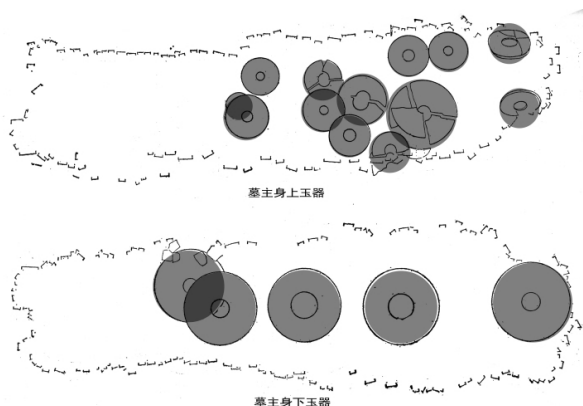
图一// 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示意图



图二// 南越王墓殉人分布示意图

器服务的直接对象是没有生命力的尸体，主要用途应是防腐敛尸。据考古发掘证实，墓主为裸身，那么玉衣内14件玉璧当是贴身而放。这些玉璧纹样简单，13件均为一区式^[4]，与南越王墓其它的玉器相比，显然没有过多的重视视觉上的感受。其纹饰与早期玉璧纹样相近，它们的作用应仅是敛葬。唯独放在衣内墓主阴部的一件玉璧形制特殊，为透雕重环三龙纹璧。这种特殊形制应该是专门选

用或者定制的，当结合特殊位置加以探讨。总体来说，这一层空间十分狭小，仅是一层玉璧。但正是这层玉璧界定了南越王玉衣与墓主身体的关系，加之玉衣面部造型仅有隆起的鼻，未作更多人体造型刻画，两者之间当是尸体与衣物关系无疑。满城汉墓的玉衣内也有此类玉璧，所不同的是满城汉墓的玉衣造型强调人体的形态，使得原本属于衣物的“玉匣”含义变得复杂起来。正是这种观念



图三// 玉衣内的玉器

上的不同造就了二者玉衣造型上的差异。这一点巫鸿的《玉衣或玉人》^[5]已有详尽分析。

第二层是椁内层^[6],这层空间较大,具体是指从玉衣直至整个棺椁内的这部分空间。包括玉衣、玉衣上下左右的葬璧、璜以及头箱、足箱里的玉器(图四)。

它们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有身份的尸体,而且还包括当时升仙思想下,需要“住、行”的墓主灵魂。显然,这些玉器的作用变得复杂。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玉衣。在古人看来保护尸身完整是升仙的前提条件,这也是汉代墓室文化中的主题之一。玉衣的作用自然也脱离不开升仙的信仰,只不过它更重要的作用证明尸体尊贵的身份——帝王。因此,玉衣至少要满足生前尊贵和死后升仙两层要求。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与楚王陵、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有一点非常近似,就是南越王的玉衣头部也连缀着一块有大孔的玉璧。有学者认为,严整的玉衣在头部不用玉片,却使用有孔的玉璧,这是汉代升仙思想在葬俗中的体现。玉璧上的孔正是为死者之魂升天留下的通道^[7]。笔者也认同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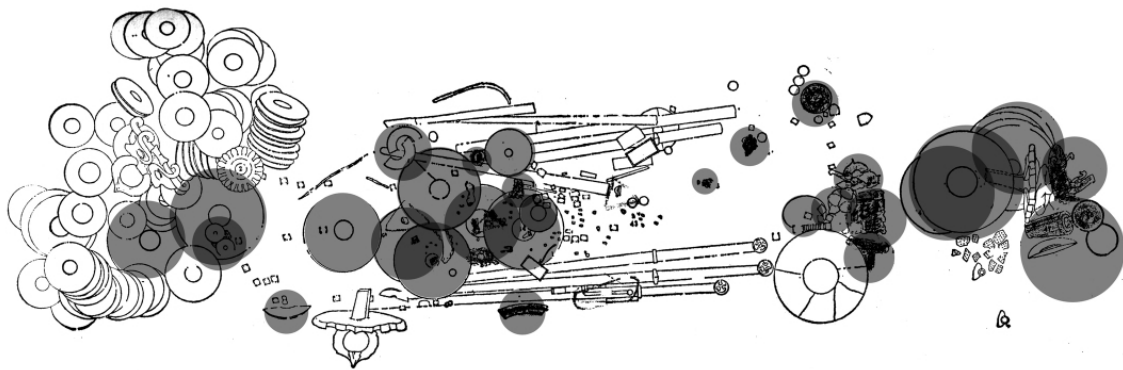
种观点。

其次是墓主手中的玉觿、玉衣足下的双联玉璧以及玉衣上下的玉璧。具体分布为:

玉觿为一大一小两件。觿,《说文》曰:“觿,佩角,锐端(端),可以解结。”为上古时期人们结绳记事时的解结工具,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锥子,常是大小成套。多用骨、玉等制成,也可作开瓶口、匣盖之用。后逐步演变成一种随身佩挂的象征器,如《诗经》载“芄兰之支,童子佩觿”,《礼记》“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刘向《说苑》“能治烦决乱者佩觿”。此玉器应该和儒家思想有关。

玉衣上10件玉璧为简单的一区式,而玉衣下5件玉璧皆为两区式,与玉衣内层的玉璧相比,多了雕刻相对复杂的两区式这一类。由仅有一区式玉璧发展到兼有一区式、两区式玉璧,纹饰出现复杂趋势,可能是因为这一层较之内层更有机会被人看到。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这种推论成立,为什么玉衣上的玉璧反而不如玉衣下的精美?结合出土器物的细节不难发现,玉衣上的10件玉璧,是被丝织物绑缚的,且所用丝织物能够较大面积地遮挡璧体;与这10块玉璧一起出土的还有覆在其上的一层小珠饰及金泡,这种组合关系有可能意味着这组玉璧连同珠襦是一层覆盖物。这种成组出土的属性,使其重要性次于单独出现的玉璧。所以,玉衣下的玉璧反而比玉衣上的精美。

双联璧^[8]及其出土的周边器物则再次体现出墓主生前尊贵和死后升仙的双重需求。《庄子·列御寇》载:“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玕……”这种鲜见的玉器很可能是这段文字的视觉体现。巧合的是,墓主人的玉衣头套下,出土了装有470颗珍珠的丝囊,报告中认为是丝囊珍珠枕。用珍珠做成枕头,考古发掘中发现得较少,其出现必有一定的含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珍珠为“饭含”,即在死者口里装一些东西,如谷物(后



图四// 椁内层的玉器

来用珍珠、玉石之类)等,其意义是“弗忍虚也”。此外,主棺室头箱中也发现了大量珍珠,它们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重量为4117克(出土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这种珍珠出现的位置和数量不由得让人思索,是否是在呼应足箱中的联璧?加之《墨子·节葬下》载:“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玕比乎身。”这些器物便有了多重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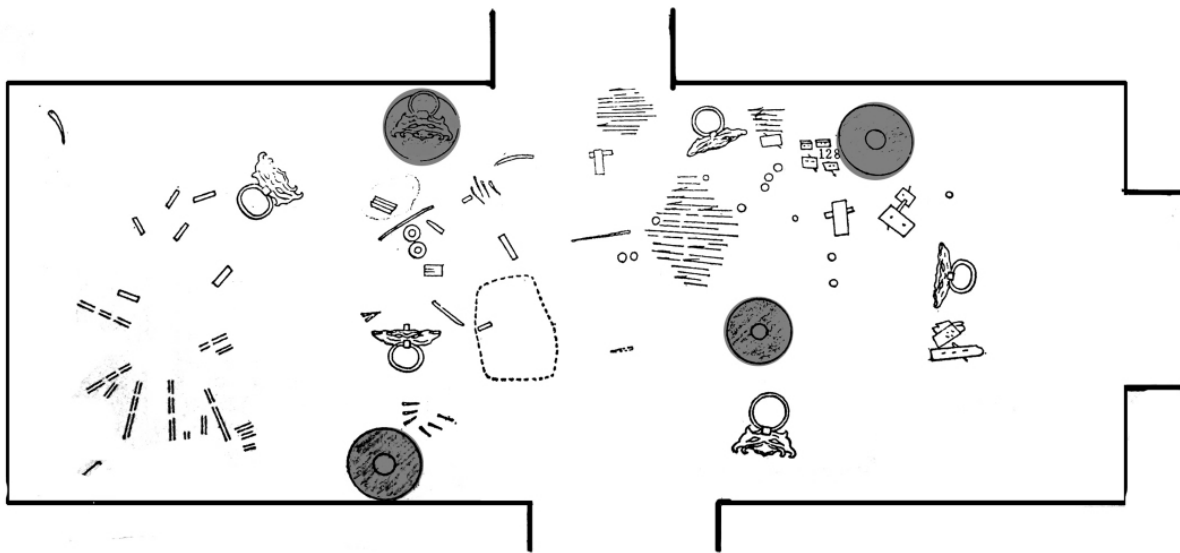
再次,在玉衣与组玉璧之间还出土了5件玉韞,1件在墓主头颈右下,4件横置墓主腹部。这几件玉器的作用颇为含混。造型上属于装饰品,但位置上又夹于葬玉^①之间,其装饰玉的属性是否发生了变化,有待进一步探讨。

除了上述葬玉外,这层空间内出土的装饰玉和玉用具等也显现出了墓主生前地位、身份和信仰。如随身佩戴的组玉佩便是墓主尊贵身份的强调性器物,彰显了死者生前尊贵的地位。更为有力的身份物证则是印章。在玉衣外胸部、腰部、腹腿间发现了3组印章,这些玉印是墓主身份的铁证。它们出土的状态有些特殊,表现为金玉印共出以及无字印章共出的两种组合关系,这个现象不容忽视。具体为:胸部1枚“文帝行玺”金印,伴出2枚无字玉印;腹部有“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各1枚,伴出1枚无字玉印;腹腿间有赵昧(胡)玉印和帝印玉印,也伴出了无字绿松石玉印。也就是说,每组都有有字印章和无字印章,而且无字印章皆为玉质。这是否意味着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无字印章并非无字,而是朱书脱落,则当属明器。关于明器的使用,文献早有记载,如《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革拐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瑟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虚。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这些记述说明古人深信死后有灵,殉葬器物可供来生享用,而这些朱书印章正是活人不能使用的器物,是给死者或神明使用的。那么,这种实用印章和明器印章组合的方式,便有了两种使用范围:一类是用于墓主生前,一类用于墓主死后。此外,玉衣两侧贴身而放的是10把剑,在这些剑上装饰着15件玉剑饰,这类附属于器物的玉器,其意义就墓葬而言不是单独存在,此处不予过多分析;但就其附属物,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剑应属墓主“生相随,死带去”的心爱之物,应是墓主兴趣嗜好的体现。这些剑除了是当时权贵流行的饰物外,还可能和其行伍出身的家族背景有关。

以玉衣为中心,其外为3件玉璧及玉璜。璧为两区式玉璧1件,一区式玉璧2件。当属殓尸玉器。

最后是头箱和足箱。头箱中出土了玉璧7、玉用具4、带钩4、玉佩4件,其中最精美的凤纹牌型佩、兽首衔环璧、金钩玉龙、龙凤纹重环璧、承盘高足玉杯、玉盒、铜框玉盖杯(此杯上玉片入葬时已有两片缺失)等皆出于此,应该说头箱里的这些实用或是装饰的玉器是墓主生前收藏或是常用的器物。它们既揭示了墓主生前之尊贵及其养生信仰,又表达了墓主对神仙世界的无限憧憬。同时,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发现了陪葬玉器中存在收藏品。这



图五// 椁表层的玉器(图中4个大圆即为椁盖上的4件玉璧)

点非常关键,因为收藏的行为可以使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器物出现在同一时空内。

头箱中7件玉璧应属葬玉。其中三区式玉璧3件,两区式玉璧4件。越往外层它们的纹样越复杂,这一规律符合我们前面所做的推测。足箱只有2件两区式玉璧,伴出于139件陶璧之中;伴出陶璧的形式也说明两者之间有替代关系,这非常有趣。玉璧之所以用于殓尸,就是源于它特殊的材质,如果这种材质被替换掉了,那么它的作用是否还在?

总体来说,这层空间的玉器属性最为复杂,涉及葬玉、装饰玉及实用玉,错综复杂地透露出南越王身份及信仰。

第三层是椁表层(图五),属于这层的玉器只有4件玉璧。其中2件两区式玉璧,置于墓主头部椁上两角。2件三区式玉璧,置于墓主足部椁上两角。从玉璧的纹饰来看,显然是用来升仙的。在这层空间中,玉器的作用回归到仅是殓尸和升仙的意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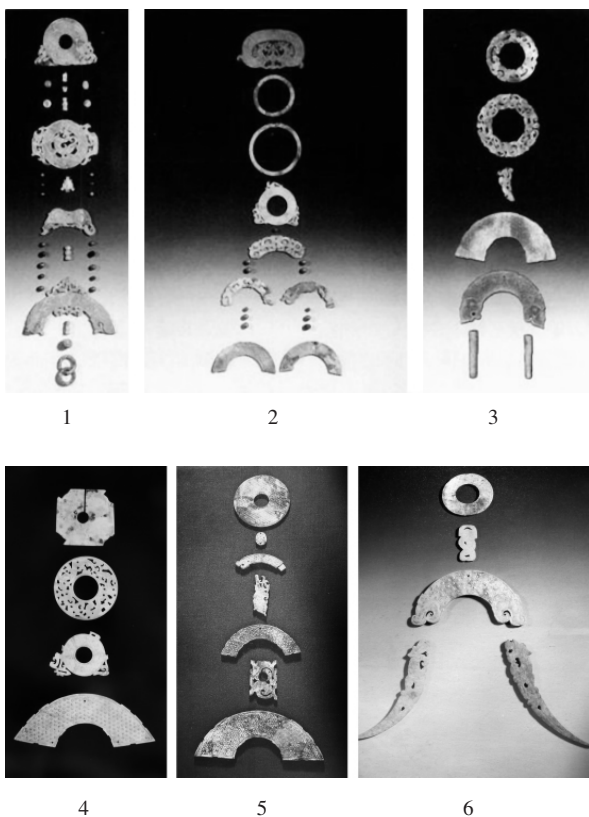
至此,以上三层玉器的分布构成了墓主所属玉器的空间关系。它们完成一系列展示:需要保护升仙的尸体→有身份的尸体→有爱好和信仰的尸体→仍然是需要保护升仙的尸体。这里交错着一些观念,这些器物营造出了一个和墓主本人忽远忽近的不定关系。应该说他的第一层和第三层空间和墓主本人个性无关,而第二层则是为一个活过的特定人物量身定做的玉器环境。也可以说,这一层是最可能出现个人信息的部分。从中不难看出南越王墓玉器涉及到道家、儒家以及兵家等思想体系。

第二部分属于墓主的玉器出土于西耳室。

该室是仓储室,整个空间布满器物,分为三层,出土器物种类丰富。由于多次浸水,很多器物腐蚀严重,位置关系复杂。据发掘报告,该室无殉人,这是该墓中唯一一个没有殉人的墓室。依此暂且论定该室玉器是赵昧(胡)直属之物。所出玉器58件,有璧、璜、环、印章(材质为水晶、绿松石、玛瑙)、舞人、剑饰。其中玉剑饰的玉质及雕工都极其精美,与该室其他玉器的质地、刻工之粗陋成鲜明对比。据报告,剑饰出土时并未安装在剑上,而是有漆盒装盛的痕迹,因此解释为墓主珍藏较为合理;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把它放入棺内。此外,其他玉器的作用也非常值得探讨,特别是著名的圆雕玉舞人。从目前玉舞人出土的情况来看,这种类型的玉器多数为姬妾、舞女等女性所属之物,把它们直接归于王者之尊的赵昧(胡)似有不妥。那么为什么会如此突兀地出现在此处?这个室内的玉器疑点确实很多,但相关的研究却较少。笔者仅看到

黄展岳在《论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一文中对该室的玉璧进行了分析。文章的结论是,其尺寸与主棺室内的一区式玉璧相仿,应当是与这里出土的璜组合使用的礼器,这是一种可能。

那么其它的玉器呢?综合联系这些迹象非常有趣。比如这三层的分布中,出土的玉器分别属于中、下层;除了垂直分布的层次外,还有水平分布的关系。概述如下:6件玉璧及玉环为一组,位于室南墙根中部,在报告中分成上下两层,且皆有“组”或者丝绢的痕迹。盒装的玉剑饰、4件玉璜、圆雕玉舞人为一组,位于室中下部略靠近北墙,从报告中得知它们位于同一层。除玉剑饰外,这几件玉器也都有“组”或者丝绢的痕迹。另外的片状玉舞人、连体玉人以及水晶印,为清室筛泥时发现,位置尽失。此两组玉器从最西端的玉璧到最东端的玉璜,按出土器物平面图进行比例换算后相去不过90厘米左右,应该说是集中在室中部。加之该室出土的条状物,如铜伞柄箍、铜勺、铁销、铜剑等多指向东北方,这个指向刚好和这两组玉器的偏移关系吻合,似乎是浸水导致。如果还原回去,让跨度90厘



图六// 组玉佩

- 1.墓主的组玉佩 2.右夫人a组玉佩 3.右夫人b组玉佩
4.左夫人玉佩 5.泰夫人玉佩 6.部夫人玉佩

米的玉器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刚好是围绕一个中心。莫非也是一套组佩?加之伴出的玻璃璧、无字印、玻璃珠、滑石猪、玻璃牌饰等,如果安排一个殉人在这里的话,这些玉器的作用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样的推论未免太过主观,但是有一点却是客观的,那就是该室中出土的这些玉器,作用应该异于主棺室,不能一概而论。

通过对墓主所属玉器的分析,一个身份尊贵、生活奢侈、渴望成仙的南越君主形象越来越清晰,那么,作为该墓中殉人所属的玉器又会有怎样的分布及含义呢?

2. 殉人的玉器

南越王墓内属于殉人的玉器有:

(1)东侧室玉器。总体较为精美。殉人4名,有棺木,各自均有印章出土。据报告可知,虽认定为4名殉人,但实际上仅在左夫人印处发现一具骸骨残迹。

东侧室是墓主姬妾陪葬之室。所属玉器有组玉佩7套(图六),组绶无存,玉印3枚(包括绿松石印)以及6件零散玉器(龙形佩2件,小尺寸^[10]一区式璧2件,玉舞人1件,玉鞞形佩1件)。依据伴出的印玺判断,组玉佩分属为:右夫人2套,左夫人1套,泰夫人1套,“部”夫人一套。在室东北发现的2套由于进水飘移,所属关系无法核实,但精美程度由右夫人至“部”夫人方向递减。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姬妾中,以右夫人身份等级最为尊贵。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南越王墓的组玉佩令人惊叹的不止是数量和精美,更是它的普及度——从君主到姬妾、家仆,逐级皆有佩戴。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形式极为罕见。以往的组玉佩等级研究,多是依据“经生”,很少有实例,这批组玉佩恰好为该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这样的实例极大地挑战了已有的等级依据。就该墓组玉佩的复原长度来看,最长一套组玉佩(复原后长90厘米)是殉人RXII的陪葬品,而并非墓主的(复原后长68厘米)。但是,这套最长玉佩玉质粗陋,并不精美。如果依据先前论定的以长短定尊卑的规律,这显然有悖于“改步改玉”的等级规定。就该墓组玉佩出土情况来看,区分尊卑尚无明确构件种类的依据,似乎精美程度和身份关系更密切。至于其长度当和配戴方式相关,即前文所提的项佩、胸佩、腰佩等方式。那么,这些殉葬夫人人们的组玉佩,很有可能有着不尽相同的佩戴位置,并意味着其不同的用途。同时,尊卑的体现从组玉佩的长短转向其是否精美的现象,揭示了此时人们对玉器的视觉感受开始精细化。反过来,这种需求将会促进新纹饰或是新组合的产生。

(2)西侧室玉器。总体较为粗陋,共有12件。殉人7名,分为两组,其中5人在该室南半部,2人在北半部。均无棺木,似是直接摆放在地面上,仅一人伴出无字玉质印章。

西侧室是庖厨室,殉人身份是庖厨。明细为:组玉佩一套,印章1枚,为殉人RVII所有,经骸骨鉴定为40岁女性^[11],该组玉佩出土于其左腿外侧;小尺寸一区式残璧1、璜3、鼻塞1件,为殉人RXI所有;此外还有铜框玉卮1件,出土于殉人RVII南侧。从该室中殉人等级来看,殉人RVII应为庖厨之首,理论上这件玉器应当为其所有。该器为私物,出土时多层丝绢包裹,应是殉人生前用物或是爱物。另有兽纹佩(已残)1、环1件,所属不明。

(3)前室玉器。该室殉人1名,有“景巷令印”铜印,有棺木。

前室中殉人RXII身份是家臣。仅组玉佩1套(图七),包括玉璧3、玉璜2、玉环2件。

(4)东耳室玉器。该室有殉人1名。无棺木,似是直接摆放于地。

该室是宴乐室,殉人RXIII身份是乐师。因骸骨浸水飘移,散落于四处。该殉人有组玉佩一套,组件为佩、璧、环、璜各1件。另外还有玉环2件,从做工及质地分析,也应属于该殉人。另该室的墙根有六博棋子12枚,青玉、水晶各6枚,应直接属于墓主。概因其为需仆役服侍的娱乐物品,所以放到了



图七// 殉人RXII组玉佩

有殉人的宴乐室。此器和殉人应是掌管关系。

三 小结

基于殉人的葬俗,南越王墓玉器呈现出一种与其它墓葬不同的用玉特点,墓中的玉器和死者身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通过对其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的分析,笔者发现尽管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但是这些“私”有的玉器所侧重的用玉目的不尽相同。与墓主丰富的葬玉相比,殉人基本没有葬玉,多是装饰玉。换言之,墓主的用玉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而从殉人的玉器来看,这个关系刚好相反,变成了更注重身份高下而忽略了升仙与否。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和死者在墓葬中的主次地位相关,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些殉人的玉器有可能受赐于墓主,甚至可能这些玉器是为其陪葬而配备的,目的是营造墓葬奢华的“场面”。因此,殉人的升仙与否被弱化,突出强调的却是主尊仆贵的气派。此外,笔者发现墓道中的2名殉人没有陪葬玉器,可能和其身份更为低微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其处于墓门之外,不在“场面”之内,所以没有配备玉器。可以说,殉人玉器在某种程度上讲,不是以殓尸为目的,而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以上种种是南越王墓在用玉观念上的特殊性。此外,这些玉器在造型上也呈现出纷杂的多样性,这应与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

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3]黄展岳:《论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5~362页。

[4]为方便行文,将墓中玉璧暂归纳为三式:式璧体纹饰为一区,两面为单一纹饰,多为蒲纹或涡纹;式璧体纹饰分为两区,区间有绳纹或弦纹隔开,内圈为蒲纹或窝纹,外区为一首双身龙纹;式璧体纹饰为三区,内外两层为龙纹或凤纹,中间一区为蒲纹或涡纹。

[5][美]巫鸿:《玉衣或玉人》,《礼仪中的美术》(上),三联书店2005年,第123~142页。

[6]从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还无法确定墓主具体棺椁形制。所以,这里所讲的椁内层是指除了椁表层外,往内至玉衣为止的这部分空间。

[7]罗波:《汉代玉衣与升仙思想初探》,《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8]最早的双联璧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青玉双联璧,类似的出土物,在红山文化多处遗址都有发现。例如辽宁省通榆县张俭陀子、建平县牛河梁、黑龙江省泰来县东翁根山等地。但它的造型和这件出土于南越王棺内足箱位置的双连玉璧有较大的区别,与其形状上的差异相比,可能含义上的差别更大,因此不能并论。

[9]本文所指葬玉仅限定为用于殓尸的玉器。

[10]该墓玉璧尺寸跨度极大,最大直径为33.4、最小仅4厘米。就其使用范围来分,小尺寸4~7厘米的多出现在组玉佩中,而大尺寸33.4~9.3厘米的多出现在墓主棺内及棺上,个别出于西耳室。

[11]黄美新、吕烈丹:《南越王墓殉人遗骸鉴定》,《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58~462页。

Jade Distribution and Content of the King's Tomb of the Southern Yue

CHEN Qun LIU Zhao-hui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1601)

Abstract: 240 pieces of jades with unique shapes and exquisite craft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ZHAO Mo(hu), the 2nd king of Southern Yue Kingdom in the Western Han and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jade usage system and the time styl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tomb owner and the human sacrifice all possessed their own jades. The tomb owner's burial jades contributed to show off the power and wealth, and to pursue immortal while the human sacrifice's decoration jades to strengthen their noble or humble identities. Thu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latter ones aimed at showing the tomb level instead of protecting the body.

Key words: tomb of Southern Yue Kingdom; jade; style

(本文终校:王霞)